

學子山錄

卷之二

15
1370
2



15
1370
2

書翰初學抄

草書石刻日々二用ル所ノ文章漢文上中下ノ書分ケテ
記ス書狀ヲ認ルニ此書ヲ見ハスヘテ用ヲ達シ不足ナレハ
アニタ板行有共石摺三テキ手跡正シカラズ

子昂	千字文	大字楷書全二册	赤壁賦	楷書中字	全
石刻	千字文	中字楷書全	戀花帖	楷書中字	全
	千字文	中字草書全	初聞帖	大字行書	全
承光殿	大字行書	文徵明全	秋興八首	烏石楷書	
洛神賦	細字楷書	文徵明全	涓水帖	文徵明大字	全
秋興賦	細字楷書	董其昌全	草決百韻歌	枝山	全
廣澤	公子行	草書中字	飲中八仙歌	草書大字	
先生	蘭亭帖	草書中字	醉翁帖	行書中字	
石刻	赤壁賦	行書中字	君王帖	八分行草中字	
品目	長恨歌	行書中字			

日東尺牘

祐齋先生書

日用書翰文法ヲ集テ唐書翰認方并ニ
人倫草木魚鳥都テ異名其外書翰要用ヲノス

原川ヨシ子

石刻目錄

學山錄卷之二

直學士藤原明遠其著

事物部

齊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凡十日也祭統云是故君子之
齊也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禮運云七日
戒三日宿慎之至也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三
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鄭康成註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
事耳孔穎達疏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又周
禮天官冢宰職云祀五帝則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

遂戒鄭康成註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此等說其可證耳但秦法則異月令云以立春先立春三日云云天子乃齊孔穎達疏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至隋唐之制亦復不同隋禮儀志云凡大祀齊宮皆於其晨集尚書省受誓戒散齊四日致齊三日又唐禮儀志云大祀散齊四日致齊三日中祀散齊三日致齊二日小祀散齊一日致齊一日

○皇朝之法據大寶令云散齊一月致齊二日義解云一月謂仲冬之月自朔至晦三日謂自丑至卯其辰日以後即為散齊又云凡一月齊為大祀三日齊為中祀

一日齊為小祀義解云此條稱齊者皆散齊也唯於一日齊更無散齊蓋而為之者與禮本不一其非其說祭不食葷

○祭祀不食葷辛經無其文莊子言顏子心齊始有不茹葷之說又荀子哀公篇云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不能味也服使然也楊倞註云黼衣黻裳祭服也禮祭致齊不茹葷按通典載晉賀循祭儀有將祭不食葷者之語則小朝亦以不食葷居齊者可知耳

○明宋景濂孔廟議有言曰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

士結茅爲葢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坐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失神而明之之義矣丘仲深亦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按肖像始于開元八年李元瓘在其後故言後世莫其立侍丘氏以爲唐前有之者似爲誤也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

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規 義補 劉元卿賢奕編云明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又明史本末載天順間林鸚知蘓州時蘓學廟像歲久剥落或欲加以修飾鸚曰塑像非古也我太祖於大學易以木主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伺不可或以毀聖像疑之鸚曰此土耳豈聖賢邪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然其他郡縣如故也黃道周

博物典彙云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始爲木主題曰至聖
先師孔子神位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
子亞聖孟子之位十哲以下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
之位據已上說則因宋景濂議而洪武之始國學既
用木主至嘉靖間其制全定者也塑像之非宋丘二子
所議誠是而其用木主實卓越乎千古矣然宋末陳普
既知塑像之非其言曰漢晉以後佛入中國流布充斥
繪畫彫塑照耀山林城郭與吾夫子爲三自是而夫子
顏子之祀亦緣佛老而有塑像已非典禮又因追尊之
文加以天子之服並以佛老之坐不思夫子之教莫大

於禮而肯自服非禮之服居非禮之坐何以教天下后
世石堂文集觀此則景濂等亦有所受而言歟

王勉夫野客叢書云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
之徒非謂七十二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
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爲十哲而學宮之中埽坐
於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
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考其制自唐
已然承襲至今而莫之革也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
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

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
則知此說自漢已然不至止唐也此說誠然又程明道
之言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
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見外
按王勉夫寧宗時人則程子言既先之矣然唐李元賓
辨曾參不為孔子十哲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
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
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
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
者何也主人對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

乃一時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
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
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已之杖
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子不當此數子
也全文見觀此則元賓既知其非而非始出于程子也
唐文粹觀此則元賓既知其非而非始出于程子也
司馬溫公亦著十哲論以言非孔門之人
唯限十人為賢之義其文見傳家集

慶壽

○秦酒上壽以詩大雅虎拜稽首天子萬壽邕風七月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為其所始而左傳武侯為祝上壽
酒史記淳于髡曰奉觴上壽一斗徑醉又丞相田蚡為

壽坐避伏已而竇嬰爲壽故人避席又漢書項莊入爲壽又漢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之壽此等皆進爵於尊者獻無疆之壽也又舊唐書貞觀八年三月甲戌太上皇燕西突厥使者於兩儀殿顧謂長孫无忌曰蠻夷率服古未嘗有无忌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以酒賜太宗太宗又奉觴上壽又貞觀十六年十二月丁卯宴武功士女於慶善宮南門酒酣老人等逸起爲舞爭上萬歲壽上各盡一杯是亦其事也

○寶錄會要等載唐玄宗以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於東都開元十七年八月左相源乾曜右相張說上疏請以爲千秋節布之天下夙令宴樂群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十八年八月丁亥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肅宗以九月三日爲天成地平節代宗以十月十三日爲天興節稱觴上壽及末建隆元年以二月十六日爲長壽節太平興國二年以十月七日爲乾明節群臣上壽此等皆以其誕節爲慶賀者也

○宋高宗紹興十九年正月甲寅朔以皇太后年登七十卽官中行慶壽之禮二十九年正月丙辰朔以年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禮及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甲

年立春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太上皇帝新歲七十三
年正月十一日行慶壽禮聖壽八十年太上皇后新歲
七十二年二月十六日丙子以立春行慶壽禮紹熙五年
太上后年八十行慶壽禮見宋史此等皆祝其長筭每
加十年為慶賀者也據此則上壽之禮始于周時而
盛于秦漢誕節之慶助乎唐代而年筭之賀起乎南宋
余考之傳記賀其壽筭雖士大夫宋以前無有也觀藝
文類聚初學記等書未嘗出其篇目載其作文無其式
可知也已雖宋其未南渡亦未之有若唐白居易尚齒
之宴宋司馬光耆英之會唯尊敬其高年以行其歡况

者耳非慶賀之謂也至宋末諸家則其慶壽之篇往往
有之而自元及明或序或詩不可枚舉然則當以宋高
宗時為其始而士大夫之所為亦攷此時者也但皇
朝此事反先之耳據國史淳和天皇天長元年十一
月皇也太上天皇嵯峨天皇也年四十行慶賀仁明天皇嘉
祥二年十月行天皇四十賀又清和天皇貞觀五年
十月召良房賜宴賀其六十光孝天皇仁和元年四
月賀基經五十筭見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等此其所始也自是而
後君臣往往行其慶禮亦不一而足

挽歌

○左傳哀公十一年為郊戰故公命吳子伐齊公孫夏曰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註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孔穎達疏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葬則于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為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為之據此挽之有歌久矣又初學記云干寶搜神記曰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一章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晞

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故有一章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者歌之又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不可妄求又杜氏通典云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叙哀而後代相承以為挽歌蓋因於古也晉摯虞云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歌勞聲辭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言曲摧愴非經典所制不宜以歌為名按挽歌傳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事物紀原書言故事此等說耳初學記載古挽歌辭曰薤上朝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復結人死，一去何時歸。又曰蒿里誰家地，
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待少踟蹰。
此所謂薤露蒿里之歌也。又晉陸機王侯挽歌辭曰：孤
魂雖有識，冥漠難為符。操心玄芒內，注血貽鬼區。又士
庶挽歌辭曰：陶犬不能吠，瓦雞焉能鳴。安寢曾丘下，時
聞板築聲。初學記唐類由等書載挽歌二十餘首今記一二

神主制

○山海經云：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鏡其上，而中空之，加金郭璞註作神主而祭之，以金銀飾之也。入玉瓦論衡云：禮宗廟之主以木為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

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

○五經異義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隨虞

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

差也。按後魏清河王懌議有主以依神為大夫者無主

杜氏通典四十八云：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

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三寸，中間木以栗。大唐之制，長尺

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刻一寸二分，上下四方

通孔，徑九分。玄漆，匱玄漆，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

上，蓋從上而下，與底齊。趺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以

光漆題諡號於背。又百二十九云：開元禮虞主用桑主，

置於座其匱安於神主之後四品以下無陳祥道禮書云主之制不見於經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帝主長九寸其制雖不可考然正廟之主各藏其西壁之中廟遷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大已上舊說之可考者也程伊川作主式蓋亦以義起而制復不同朱子家禮從之今記于左

○程伊川文集載作主式用古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勤前為額而判之一居前三居後前四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日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於跌身出跌上一尺八分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一謂徑七寸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旁題主祀之名日孝子某奉祀加賜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灑外改中不改朱子答曾光祖書曰主式乃伊川先生所

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
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官人自牌子亦無定制竊意
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為判合階中可也凡此皆
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考
也又答郭子從書曰伊川雖云殺諸侯之制然今亦未
見諸侯之制本是如何若以為疑則只用牌子可也朱
又有尺法等說見文集書中今畧之云

○李退溪答金惇叙書曰奉祀題左之說從前只見家
禮圖所題意謂與大學傳序次如左者同例蓋據自己

向彼而分左右耳更不置疑於其間頃在都下見士
人嘗游慕齋門下者云慕齋謂左者指神主左旁而言
以慕齋公之該博其言必有所據心始疑之及今示及
小學圖詢氏見其所題正在神主左旁然後乃知慕齋
公亦必據此而言也又得所論神道尊右一櫝內考右
妣左而題奉祀於右為未當之說神主之右推究得亦
精到當依小學圖為善又答宋寡尤書曰神主旁題之
左右古亦有兩說然混謂家禮朱子之制大明會典五
禮儀時王之制皆題在人左今當依而書之近又見濂
洛風雅張南軒武侯贊下記朱子跋云題其左方此亦

必指人左而言不亦為明證乎又答金好夫書曰題奉祀名朱子家禮其下左旁本謂寫者左旁非有可疑而後賢又有題神主左旁者今人多主後出之說必欲不用朱子說尋常所未喻也今按退溪答惇叙者得其所謂神道尊右等說最足為證耳家禮所云其左二字必就神主言無可疑者故宜書神主左旁為當也答寡尤好夫書所說反不是不可從

以墓齊墓祭始於其言必宜

○論衡云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慙負先人主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齊戒潔清重之至也

○通典五十二載開元二十一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於塋南門外奠祭饌訖並辭食餘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恒式

○宋史云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春祠乾德四年始令官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少牢一獻按此六十一墓祭也通典具舉歷代上陵今不取

○程子遺書云今拜掃之禮何據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本主既除凡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為不可然先生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張橫渠張南軒亦有墓祭之說又吳臨川有非墓祭之說今俱不載

○劉璋曰人死之後葬形於原野之中與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省謁墳墓以寓時思之敬

○丘瓊山曰禮經無墓祭之文然自漢明帝時有上陵

禮厥後遂以為俗柳宗元謂近世禮重拜掃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徧蒲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追養者唐人亦有詩墳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之句是寒食墓祭吾祖宗父母其生時固已行之於其祖宗父母而為祖宗之後父母之嗣者乃舍其丘隴而歲不一展省棄其留骨而時不一奠薦乃誘之曰墓祭非古也可也哉文公家禮附墓祭於時祭思由之後可謂順人之情得禮之意矣

○何孟春曰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祭墓之禮周公已立之而先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

不返葬禹非不敬其君啓非不孝其親時享在廟貌矣
漢明帝上陵未嘗聞禹啓有此舉也夫骨肉歸於土其
魂氣無不之也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
也則墓果不可祭乎詩曰雖桑與梓必恭敬止父母之
所植猶致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固宜有怵惕乎中者
張敬夫謂止當詣墓省哭設祭后土於墓左晦庵謂若
祭於墓是以偽事其先也夫孝子享親在誠而已誠在
墓所而親不吾享是其魂氣獨不復之其藏體魄地也
何哉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
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葬泗上

子貢廬於塚三年曾世世以歲時祠孔子塚自周秦以
來未有非之者矣且後世子孫祭墓非有移於廟祭也
其居固有去其先人之墓而遠者苟爲不祭信宿之餘
飲食之際其能以自安邪

墳封

八尺碑制

○周禮春官冢人職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鄭康成註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尺
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賈公彥疏引春秋緯云天
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
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按班固白虎

通所說亦同此古制也蓋觀其封則知祿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誠非以為觀美也又唐制杜氏通典載一品墳先高丈八尺減至丈六尺二品墳先高丈六尺今減至丈三尺三品先丈四尺減丈二尺四品先丈二尺減丈一尺五品先一丈減至九尺六品以高八尺減至七尺庶人高四尺

○隋志云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獸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唐六典云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上不過四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位亦立碑金石

例三品以上神道碑五品以下不銘碑謂之墓碣明會典云五品以上許用碑六品以下許用碣庶人止用壙誌公侯及一品碑螭首龜趺二品碑蓋用麒麟三品碑蓋用天祿辟邪並龜趺四品以下並圓首方趺其高低詳見本書○右碩碑說古制之可考者若此今雖不可全從而擬而裁之亦有可據者焉因記而示之耳喪忌食肉 弔不酒肉

○喪大記云三年之喪如或遣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孔穎達釋之曰如或遣之酒肉至主人衰絰而受者雖受之而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觀此說有尊者之命雖喪中亦食酒肉也按孔叢子載

學山錄 卷之二 十五
季節見於子慎子慎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
忌日也故不敢飲子慎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
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
日方於有服則輕矣此於義為協所宜從也又李退溪
與尹安東書有言曰忌日若受賓饋肉留為後日之食
尤非所當故例不敢受昨當拜受留時不及致察至暮
乃知其中有獐鰲等物如以既受仍留則非徒前者成
虛後難復辭謹遣人奉還一物據此則忌日以不受肉
為是者也竊謂若尊貴之餽亦有不得受之義而使
之食則亦有不可辭之義苟不然則不受耳不食耳

○朱子文集載徐居甫問曰不飲酒食肉此古人因變
而變常為得情性之正然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為之節
文必情與文稱乃為得宜恐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
以施於有服之親或情分之厚者若弔泛常之人只當
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弔畢則復常既與死者平時
分疎但須少變平日以存古意可也以為然否朱子曰
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厚
薄可也

素而大忌祭不用肉之非

○李退溪答金惇叙書曰禮於二年喪祭亦皆用肉况

忌祭何疑今之喪與忌皆不用肉乃取便於生者之行
 素而失其義流傳成習則反以用肉者為怪可嘆然則
 有能不拘流俗而用之以禮者何不可之有觀此則雖
 朝鮮知禮義之國習俗尚若此今皇朝其知儒教者
 或於忌祭用淨膳反為當者徃徃而有亦不足怪必改
 此習而可也

別號

○別號權輿乎戰國秦惠王時有寒泉子註云秦處又
 若甘茂號樗里子范蠡自稱鴟夷子註然自號海濱漁
 父此別號之所昉也宋黃東發答靖安張知縣書曰前

輩道尊德盛為世所宗仰恬於仕進者則有道號如濂
 溪則追記其舊地也如明道則其身後閩人所以尊其
 師也如伊川則門人不敢指稱其師而以其地稱之也
 如六一居士則致仕後自戲之語也如東坡涪翁則罪
 謫中自託名於蕭散者也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最為
 顯著近世始多慕用之然南軒先生但稱廣漢張某未
 嘗稱南軒也晦庵先生但稱新安朱某未嘗稱晦庵也
 東萊則又追用上世衣冠鼎盛不可復見之舊地哀惻
 之念所寄焉者也若夫伊洛同時諸賢之仕進者皆惟
 稱其官南渡後三先生先世皆顯官亦皆惟稱其官何

嘗有所謂道號者哉述自史衛王之子年少富貴時與其親戚趙制置諸子徜徉東閣然無可依倣始倡為雲麓一岩十洲等號波流風靡直至今日而前古未識者猶或非之今則識者猶或為之嘗觀三代盛時士大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等之號游去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復有此怪事甚至丐徒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又明祝允明有曰道號別稱古人間有之非所重也予嘗謂為人如蘇文忠則兒童莫不知東坡為人如朱考亭則蒙稚莫不知晦庵猥瑣之

人何必妄自標榜近世士大夫名實稱者固多矣自餘間市村曲細夫末嘗無別號者而其所稱非庸淺則在怪又重可笑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類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噫愚矣哉至於近者則婦人亦有之又傳江西一令嘗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尤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據此則別號自宋末盛有之而至于明朝極矣黃東發所論誠是也蓋亦浮薄之風所使然也但以此寓其修省之意而為之稱則亦不為妨耳朝鮮國來聘于東朝其士大夫

莫不有別號者而到于僕從亦復有號豈不為濫哉或曰居其國無號者來此國則必制別號不知何謂也自宋末中秋翫月至元明間始興黃東坡始稱中秋

○中秋之翫月蓋始于唐時也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中
 秋翫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戎
 昱登樓望月吟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拜鑑
 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
 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于篇什前乎杜子美想
 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江花如梁元帝江上
 望月宋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

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為中秋宴會
 而作也然則翫月盛於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今不問
 華夷所在皆然矣朱氏此說得之又唐文粹載歐陽詹
 翫月詩序云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可封之居修厥翫
 事月之為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大熱雲蔽月霜
 侵人蔽與後俱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
 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
 於數則蟾兔圓云云斯古人所以為翫也說得亦善歐陽
 氏唐末人則亦後乎杜子美也藝文類聚初學記博採
 詠月詩賦而無一篇及於中秋者則唐以前未之翫其

可知已至于皇朝未詳起何時然萬葉集詠月之歌
 往往載之而一首之詠中秋者無有也但至於管原道
 真之詩管家文章九首紀貫之凡河內躬恒藤原惟正及
 村上帝之歌貫之家集有三首躬恒家集有一首惟正
 村上帝之歌載後撰集村上帝之歌載續古今
 集而始見焉則蓋其賞起乎延喜天曆之間也歟是使
 當于唐之季爾

梅花見於詩賦正月郊游賦人之賞梅花起自戰國世而其見於詩賦者以六朝
 時為始元方虛谷考證得善矣其言曰梅見於書詩周
 禮禮記大戴禮左氏傳管子淮南子山海經爾雅李則

取其實而已曰爾惟鹽梅曰標有梅曰籩人八梅獮為
 乾梅曰獸用梅曰五月煮梅為豆實曰水火醯醢鹽梅
 以亨魚肉曰五沃之土其梅其杏曰一梅不足為百人
 酸曰雲山之土其實乾腊未以其花為貴也惟詩山有
 嘉卉候栗候梅大戴禮夏小正正月梅杏棗始華一
 言卉一言華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臣韓子顧
 左右曰惡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乎由是考之則梅
 以花貴自戰國始西京雜記漢初修上林苑群臣各獻
 名果有朱梅紫花梅同心梅紫蒂梅則梅種之多特以
 花書又自西漢始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群臣

有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座太官令曰枇杷橘栗桃李梅
 梁簡文帝引此事為梅花賦而曰七言表柏梁之詠則
 知漢武帝特始有七言詩及梅也亦恐不專主花荆州
 記曰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安與曄
 併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
 一枝春詩家以為晉人非宋文時范曄姑從其說則梅
 花見於五言詩自晉時始也大槩梅花詩五七言至梁
 陳而大盛此說可據證耳

瀟湘八景

○沈存中筆談載度支負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

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遠浦歸帆山市晴嵐江天
 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夕照謂之八
 景好事者多傳之宋趙希鵠亦云宋往古作瀟湘八景
 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為洞庭秋月等目之又明舒
 芳國跋瀟湘八景曰付君夢求得米元暉所畫瀟湘八
 景推過聞予閱之計今四百年無剥落者此紙墨之工
 不足奇也然神采思致意態有吟之名畫不能實下毫
 者見粹溪觀此則八景圖始于宋時宋迪也

而公治長通鳥語

○梁皇侃論語疏引論釋云公治長從衛還魯行至

界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治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治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治長道如此村司曰治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錄治長付獄主問治長何以殺人治長云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治長在獄六十日卒月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嚙嚙治長含笑吏啓主治長咲雀語似是解鳥語主曰治長何所道而笑之治長曰雀鳴嘖嘖

嚙嚙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舊相傳云楊升庵曰世傳公治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焦弱侯曰治長辨鳥雀語云啾啾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云云此具論語疏而用脩未之見邪張思鼎代醉編云愚讀論語疏未見有此語但言相傳長以解鳥語得罪其說不經弱侯不知何據當出別書耳今按弱侯所看即皇侃疏也故以其所有證之用脩鼎思所看此邪曷疏也故以其所無疑之然是事固是妄誕何足爲信

但以其舊說亦不可不知又介葛廬牛鳴左傳言之揚
 翁偉通馬鳴論衡載之揚宣曉群鵲鳴見益部耆舊傳
 此類不一而足亦不悉誣何孟春屢引典籍著之見餘
 冬序錄又按列子有言曰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
 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張湛論之曰夫龜
 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蛸飛蠕動皆嗚呼相
 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不能解因謂禽獸
 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知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
 偶識一條此言亦有理耳又謝肇淛有言介葛廬解牛
 語公冶長候瑾解鳥語陽翁仲李南解馬語唐白龜年

通鳥獸語成子楊宣皆解雀語夫鳥獸之音終身一律
 果能語耶左氏之誣野史之謬無論已公冶長聖門高
 弟乃受此穢名此說亦當

又出 書籍鏤板

○書籍鏤板之始沈存中筆談云板印書籍唐人尚未
 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又葉
 夢得石林燕語云世言彫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
 本五經板道為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
 云字書小學率彫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
 之工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

學山錄 卷之二
書籍刊鏤者益多又陸子淵豫章漫抄引揮塵錄云母
昭裔貧時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時若貴當板鏤之以
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為與馮道不知孰
先要之皆出柳玘後也胡元瑞經籍會通引燕間錄云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彫
板此印書之始元瑞以為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
又在柳玘先不特先馮道母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
世既有彫本矣唐文皇胡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
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耶意隋世所彫特
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槩彫他籍也唐

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彫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
而盛於今而極矣此確然可信者也然宋時刻本尚希
蘓長公李氏山房記謂國初薦紳卽史漢一書不入有
揮塵錄謂當時仕官多傳錄諸書他可見矣余謂以上
諸說皆足可證而胡元瑞所言最得其詳矣按宋史邢
昺傳亦有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昺曰臣少從
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力不能傳寫也今板
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之言則
經疏板本宋始既盛亦可知也已

活板

○凡印書籍欲急于印行而取于簡便者又有活板或稱活字今俗所云植字是也此自宋時既兆端沈存中筆談云度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一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

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印為沉捨群從所得至今保藏胡元瑞曰今無以藥泥為之者惟用木稱活字云今按朝鮮書典多用活字者或云多是鑄字而非用木者曰皇朝中葉以來皆以活字行亦惟木刻耳其用彫板印書者大抵慶長之比為始耳

○唐六典及唐書白官志醫博士條云以本草甲乙脉經分而為業一曰體療二曰瘡腫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齒五曰角法所謂角法者王焘外臺秘要第十三卷骨蒸篇載崔氏方云凡患瘵瘵等病必瘦脊骨自出以壯丈夫屈手頭指及中指夾患人脊骨從大椎向下盡骨極指復向上來去十二三迴然以中指於兩畔處極彈之若是此病應彈處起作頭多可三十餘頭即以墨點上記之取三指大青竹筒長寸半一頭留節無節頭削分薄似劍煮此筒子數沸及熱出筒籠墨點處按之良久以刀彈破所角處又煮筒子重角之當出黃白赤

水次有膿出亦有蟲出者數數如此角之令惡物出盡乃即除當目明身輕也是術此角法也

響卜

○皇朝俗有街卜者中華有類此者朱弁曲洧舊聞云王彥集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徃徃而驗曾叔夏尚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聽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坐後至則聞曰

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又唐人所著玉泉子，亦有以響卜之事，今不採。然則自唐時既有之。又謝在抗文海披沙云：俗用有響卜，即古鏡聽，然則明人亦為之耳。

朝鮮馬技

○朝鮮國有馬戲，一技每聘使來于東都，必試其技以備御覽。耳俗稱之曲馬，其藝最絕妙奇異者也。此蓋晉中朝元會所設，臥騎倒騎顛騎等之技，而雜戲散樂中之一種也。文獻通考具載其說。耳戊辰年韓使來聘，余邂逅其製述官朴敬行者，問其技之所由始。敬行以筆對曰：馬技即軍中馳突之技，我國以此為武藝。春

秋考試之，以其主拙用作賞罰。如此者，毋慮四五百人，僕亦未知始自何時，而其來已久。試於兩陣之間，則劍戟森羅，旗鼓紛闐，而此技隱身馳入，奪旗斬將，人莫敢誰何。此中州之所無也。然則是為武技所設，而非備一場異觀者也。但其四五百人云者，恐不至其多爾。

野婆

○散樂有山姥，其謠辭世傳以為僧一休之所作。按癸辛雜識云：筮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野婆，黃髮垂髻，跣足裸身，儼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飛，探自腰以下有皮囊，蓋膝若犢，臍力敵壯夫。喜

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候之其
 家知為所竊則集隣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
 衆則挾以還之其群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
 合云云今謠曲所言頗有似者豈一休因此等說而附
 會耶又謠辭有道成寺其事出于元亨釋書有芭蕉妖女其事庚巳編所載近之今俱不取

撞鐘

晝夜十二時撞擊鐘鼓用九八七六五四之數者其
 所由來久矣延熹式陰陽寮云諸時擊鼓子午各九下
 丑未八下寅申七下卯酉六下辰戌五下巳亥四下按
 此據先天之數者也宋王達蠡海集云先天之數何緣

而起數極於九自九逆退取之故甲巳子午九乙亥二
 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天干已盡
 而地支獨遺巳亥是以巳亥得四終焉是也

茶

○丘瓊山云茶之名始見於王褒僮約而盛著于陸羽
 茶經唐宋以來遂為人家日用一日不可無之物然唐
 末中葉皆為細末製為餅片臨用而輾之宋人造茶有
 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成片者散茶則既蒸而研合
 以諸香以為餅所謂大小龍團是也唐盧同詩所謂首
 閱片團宋范仲淹詩所謂碾畔塵飛者是也元稹有末

茶石葉茶今世惟閩廣間用宋茶而葉茶之用遍於中國而外夷亦然世不復知有宋茶矣魏大寧行據此則全用葉茶始自明特也按爾雅載茶名郭璞有早取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之言而吳志有云孫皓每饗宴章捧或賜茶茗以當酒晉書溫嶠傳有上茶十片茗二二出之言又有謝安詣陸納納設茶果及劉琨與兄子群書言安州乾茶此外言茶者大抵晉宋以來之書耳然則人之賞茶始于漢末晉宋之時而盛于唐宋者也按皇

所始安積第湖亭涉筆云目原指軒大和本草書茶之原始曰茶于傳于本邦蓋在中古時源順和名抄載茶為朝一其羣載載藤原敦光茶贊海人藻茶云茶上僧榮西入宋特再傳種子於梅花明慧上人既云再傳則

非始得者損軒博洽之士考據精確然猶有遺者類聚國以弘仁六年六月壬寅命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等國植茶每年獻之則自嵯峨朝已有之矣雷食及類對入事不為賦對晉

○陸本鳩真紅謂云辭賦微對或坐閱書及唱詩等

○廣志云鳩鳥太如鴉毛紫綠色有毒頸長七八寸食蝮蛇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食則殺人范成大田鳩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形如鷓鴣差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唯食毒蛇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于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碎啄蛇吞之山有鳩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往時人以銀作爪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鳩矢著人立死集石石亦裂此禽至

兇極毒所謂醜卽鴆酒也陸佃埤雅曰鴆似雁而紫黑
啄長七八寸作銅色食蛇蛇入口輒爛屎溺著石石亦
爲之爛羽翮有毒以擦酒飲殺人惟犀角可以解故有
鴆處必有犀此通鑑胡三省註所載其說最詳故著于
此王充所謂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固有其理鴆
生於南方亦其一耳

○歆案書架

○胡承之眞珠船云精力漸衰危坐閱書久卽爲勞常
置書枕側臥閱經日非當食及應接人事不爲起按晉
書王湛傳兄子濟見床頭周易問叔父何用此湛曰體

中不佳時脫復看爾唐皇甫湜韓昌黎墓誌平居雖寢
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飴口宋蔡確詩紙屏石枕
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容齋四筆稚子懷嗜讀書雖
就寢猶置一編枕畔乃知古人亦有然者三國志曹操
作歆案臥視書曹智人想便甚但歆案之制不傳沈括
忘懷錄有歆床云如今倚床但兩向施檔齊高今曲尺
上平若臂倚左檔則右檔可几臂倚右檔左可几臂左
右互倚令人不倦乃可左右蟠足或枕檔角歆眠無不
便適其度座方一尺足高一尺八寸檔高一尺五寸木
制藤紉或竹爲之又云尺寸隨人所便增損承之意歆

案制或當不大殊。又三才圖會云：嬾架陸法言切韻曰：曹公作欹架，臥視書，今嬾架卽其制也。又研北雜志云：周美成謂之倚書床。今按皇朝近代所用見臺者，其制相似耳。清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圖：琉球書架記之云：書架如鏡架，著小座，高半尺許，席地坐用之。今觀其所圖，卽我邦見臺也。蓋琉球自吾傳之也。華人以書架稱之，當矣。然則見臺者，名謂書架可也。三才圖會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蓋殷以前尚質，不諱名。至周始諱，然不盡。諱漢唐以後殊為甚耳。王懋野客叢書

周密癸辛雜識俱廣舉其類而示之，以備考覽焉。以其言甚長，不取于此。學者須就其書而索之耳。其所不言亦多餘，宜例推焉。

年號承襲
○年號無論正統僭偽，自漢武帝到元明承襲不一而足。何考索之不精而致此邪？陳繼儒偃曝談餘記之云：漢武建元，安建元，晉康建元，劉聰僭號建元，符堅僭號建元，蕭齊高建元，凡六。漢武太始，張玄靚僭號太始，凡二。漢宣甘露，孫皓甘露，符堅僭號甘露，凡三。漢宣黃龍，孫權黃龍，凡二。漢元永元，和

永元 張茂僭號永元 凡三 漢成 永始 高雲僭號永始 凡二 漢哀 建平 石勒慕容盛慕容德皆僭號建武 凡四 光武 建武 晉元 建武 石虎僭號建武 蕭齊明 建武 凡四 漢明 永平 拓拔恪 永平 王建 僭號永平 凡三 漢章 建初 西涼 李暠後蜀 李特俱僭號建初 凡三 漢章 元和 唐憲 元和 凡二 漢和 永元 蕭齊東昏 永元 張茂 僭號永元 凡三 漢和 元興 孫皓 元興 晉安 元興 凡三 漢安 永初 南宋武 永初 凡二 漢安 永寧 晉惠 永寧 石祗 僭號永寧 凡三 漢順 永建 李恂 僭號永建 凡二 漢順 永和 晉穆 永和 牧犍 僭號

永和 姚泓 僭號永和 凡五 閩王 延鈞 僭號永和 凡五 漢沖 永嘉 晉懷 永嘉 凡二 漢桓 建和 利鹿孤 僭號建和 凡二 漢桓 元嘉 南宋文 元嘉 凡二 漢桓 永興 王 晉惠 永興 符秦 拓拔嗣 皆僭號永興 凡四 漢桓 永康 晉惠 永康 慕容寶 乞伏熾 盤 皆僭號永康 凡四 漢靈 中和 唐僖 中和 凡二 漢後主 建興 孫亮 建興 慕容垂 李雄 皆僭號建興 凡四 晉武 太康 遼 道宗 弘基 太康 凡二 晉惠 永安 孫休 永安 張軌 拓拔攸 沮渠蒙遜 皆僭號永安 凡五 晉帝 奕太和 曹叡 太和 禿髮烏孤 石勒 拓拔宏 李勢 楊溥 皆僭號太和 唐文 太

和凡八 晉孝武太元 張駿僭號太元凡一 晉恭元熙
和凡八 晉孝武太元 張駿僭號太元凡一 晉恭元熙
劉淵僭號元熙凡二 蕭齊和中興 拓拔朗中興凡二
蕭梁敬太平 孫亮太平 馮跋隋末林士張遼隆緒
皆僭號太平凡六 陳後主至德 唐肅至德凡二 石晉
天福 劉漢天福凡二 宋太祖乾德 王衍乾德 輔
公祐反江東亦號乾德凡三 張重華五季蠻賊張遇賢
及方臘皆僞號永樂 隋豈衛郭子和反亦稱永樂王
明成祖永樂凡五 元太子阿速吉八改元天順 西夏
王乾順改元正德 明英宗天順 明武宗正德 以

上皆歷歷可觀

學山錄卷之

學山錄

卷之二

二

